

羣众演唱

第一輯

找上太行山

河南省羣众藝術館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找上太行山（豫劇）

王崇恩

本劇曾獲得1956年春河南省文化局“戲曲演唱創作評獎征稿”戲劇創作二等獎。

時間：1955年底。

人物：王秀文 女，二一歲。

傳達員 六十歲。

墾荒隊員甲、乙、丙。

幕後伴唱聲：（隨幕同起）

鷄叫三遍天將亮，姑娘輕輕走出房……

〔遠處隱隱的鷄叫聲。〕

〔秀文推門、提小包袱上。回顧，音樂漸慢。〕

秀文：（唱慢流水）

門兒門兒可別响，不要驚動我的娘，

她睡着、咀角還帶三分氣，小弟弟笑瞇瞇睡得正甜香。

包單內裹着棉大衣，志強的來信身上裝。

母親呀！醒來別怪我，女兒我赶上早車要到新鄉！

（取信，看，接唱）

身上掏出志強的信，見了它心里亂紛紛，

（轉二八）

兩天來看了几十遍，越看叫我越伤心！（壓板）

（小聲讀信）“……我在朝鮮戰場上，在激烈的戰鬥中，臉上和腿上受傷，虽有醫生診治，但現在已成殘廢，恐怕耽誤你的青春，請你另找……”（讀不下去）唉，志強

哥，你……唉！

（唱二八）

咱二人革命情义深，工作中相愛訂了婚。

一不是為你長的好，二不是圖你有金銀，

別說你帶了這點傷，养活你一輩子我也甘心。

四年來你稱我“秀文妹”，為什麼這回把我當外人？

寫信的還是你志強哥，收信的還是我王秀文。

信上你不寫地址，瞞着妹妹啥原因？

志強哥呀！你的心思我明白，怕我前去把你尋！

（暗笑）志強哥，你还是瞞不住呀！

（唱慢流水）

一根金針當大海，海水淘干總能見金針。

志強哥，你的心思苦，妹妹我比你更苦十分。

郵戳上認出了新鄉市，拿着信我找上鄉支書的門，

他說你可能在那榮軍學校，

志強哥！到新鄉我總能見親人！

（雞又叫，吃驚）呀！該走啦。（欲下又停）我這樣一走，
要不給母親說說，她又該哭哭喊喊到處找我啦！我給她留
個條。（匆匆寫信）唉，娘啊，只怪你老人家太糊塗了！

（唱流水）

兒是娘的掛心勾，兒行千里娘擔憂；

並非女兒心腸硬，俺夫妻情意太深厚。

他殘廢為的咱大家，難道說我能將他丟？

你叫我趁水和泥把親退，絕情絕義實在丑！

我只好背着你老出門走——

（將寫好的信用一塊小石頭壓住）磨的面、挑的水夠吃些
天了，吃完了社里會來照顧的。別的事，也已經拜托鄉支

書了。天快明了，該去車站啦。這是鄉支書給我的五塊錢路費，快去買車票吧！

（接唱）女兒我出去幾天就回頭！（堅決地下）

伴唱：王秀文、心中忙，好似流星趕月亮，
——恨不得一步到新鄉！

秀文：（上唱快流水）下火車進了新鄉城（轉二八板）
見大街小巷鬧哄哄。

各行各業都合伙，張燈結彩慶合營。（看望、接唱）
大街上景致看不盡，往榮校又該怎樣行？

（向內問）同志！往榮校去，該怎么走啊？

內聲：順這條路一直往北走，見口往西拐，拐過去就看見了。
門口掛的有很大個牌子。

秀文：同志，麻煩你啦。

（唱流水）

船兒有舵好行駛，路有指標人好行，

穿街過巷來好快，榮校就在面前停！

嗨！志強哥呀，我可找到你啦。唉，這咋進去呀？也不知道他在那個房子里？待我問問。同志，請問您：這裡有個黃志強同志嗎？

傳達：（應上）誰呀？哦，找黃志強同志？你——聽你的口音，是……

秀文：我是從偃師縣來的。

傳達：王家莊？

秀文：不錯。

傳達：王秀文？

秀文：是呀。我就叫王秀文。

傳達：（笑）噹噹噹噹！……

秀文：老大爺，你怎么知道我呀？

傳達：嘿嘿，咋会不知道。志強閑了就跟我聊家常，常念叨着你。忘不了，忘不了。

秀文：（不好意思又很兴奋）这么說，我到底找到地方了。老大爺，麻煩你領我見見他吧！

傳達：哎呀！閨女你來遲了一步。他前天才走，到山區墾荒隊去啦！（停止伴奏）

秀文：哦！開荒去啦？……

傳達：不錯，是去開荒啦。志強那脾氣，你能不摸底？一聽說成立青年墾荒隊，他就馬上要求參加，領導上照顧他的身體，不想叫他去，他就一天寫了三回申請書，領導才批准他到太行山領導墾荒去啦！

秀文：在哪兒？

傳達：（指）就在西邊那山后頭。

秀文：离这兒有多远？

傳達：八十里——（音樂伴奏復起）

秀文：謝謝！（欲下）

傳達：閨女！慢一步。（解釋）那山路彎彎曲曲，很不好走，更没有什么車呀馬的，說是八十里，其實就算成一百里，只多不少。

秀文：一百里？好吧！

傳達：閨女等一等。（忠告）走山路不比平地，東一條溝西一架梁。一路上見人就要勤問。天不黑，早點找地方歇下，免得摸迷路。山頂上比平川冷，小心別叫凍着。這八十里，里大路不好走，像你這樣，要走到地方，唉！怕得兩三天！

秀文：走一百天我也要去。謝謝你呀，老大爺！（急下）

傳達：（望着秀文背影）唉，年青人勁真大，筆直不打彎，“一百天我也要！”（微笑，點頭）噉噉！……（下）

（秀文上・過溝、爬山。）

伴唱：王秀文進了太行山，山高路遠行路難，
翻山過嶺有多少？累得她渾身是汗兩腿酸！

秀文：（唱二八板）怪不得老大爺囑咐俺，上山真比平地難。
上山難，上山難，再難也要和他來相見！（音樂漸弱）
（鳥飛，鳥叫聲）

猛抬頭，四下看，土地連成了一大片，
高高的山上松柏樹，低低的坡下好麥田。
一陣陣藥味撲鼻香，嘩嘩响的是清泉，
祖國的河山真美麗，水光山色看不完，
路旁有個青石板，歇一會我再趕上前。

（坐）看見山里的好風光，想起了我那為國負傷的志強哥哥。唉，你是怎麼樣咬緊了牙，下一萬次狠心，才寫出了這封信呢？幸虧我還能從信封上找出來一點眉目，要不，你叫我到哪裡去找你呀？

（唱流水）咱雖說沒有成婚配，相親相愛三四年，
土改時咱倆在一起，我發動女來你發動男。
斗倒了地主和惡霸，美國鬼他又侵朝鮮，
你滿腔熱情參軍去，臨走時拉着我的手兒把話談：

（轉狗嘶咬）

要把美帝趕出去，勝利歸來再團圓；
分別後書信從不斷，遠隔千里心相連，
知道你吃雪嚙炒面，我就加勁生產把你來支援；
知道你立功獎章胸前挂，我就在後方生產爭模範；
實指望你勝利歸來成夫妻，

(轉流水)

那料想一封信兩地心酸！

喂呀！天不早了，趕緊走吧！（打十，起身）

伴唱：烏鴉亂叫黃昏天，對面村頭起炊烟；

冷風吹得烟云散，燈光閃閃在眼前。

秀文：（唱流水）眼看對面燈光亮。

天又晚、溝又深，怎能到那廂！

眼看那邊有人家，天晚溝深，就是過不去，這邊又沒有一個睡覺的地方……唉，還揀什麼地方！

（接唱）路邊找個背風處，今晚暫且把身藏！（下）

（光轉暗。音樂、風聲、光漸明，天亮。

（風雪聲中秀文上，頂風冒雪行路。

伴唱：一夜間北風起大雪漫天，

密層層白茫茫一望無邊，

風又緊雪又大怎把路趕？

哎！是雪海也扑不滅愛情的火燄！

秀文：（唱非板）頂着風順腳印往前趕，

（轉二八板）

棉靴子一層層漸漸濕完，

決心大那怕它天寒地凍，想起了志強哥力量增添，

四年前咱倆在一起，你幫助我參加了青年團，

如今你前方挂了彩，我怎能把你丟一邊？

冒雪沖風往前走……啊！獨木小橋把路攔！

伴唱：呀！獨木小橋把路攔！（伴湊遊場）

秀文：你看這深山野窪，山上山下，哪里不是樹，那里不是林？怎麼只架了這麼一個獨木小橋？難道說，就是為了考驗我王秀文的決心嗎？我要是不去，怎麼對得起志強

哥待我的情意，鄉支書对我的鼓勵，和那位老大爺对我的關心？不，決不能退回去！志強哥就在橋那邊等着我的。我只有向前走，這點困難難不倒我，是刀山我要上去！（過橋）

伴唱：獨木橋下山溝深，姑娘姑娘要小心……

秀文：（過橋）唉呀！（拍打身上）可過來啦。志強哥，我為你，作了多少難，你知道嗎？（笑）哎，快走吧！（下）
〔墾荒隊員甲、乙、丙上，拿鐮刀、斧頭及草繩等，邊砍樹枝邊輪唱。

眾：（同唱二八垛子）

每天開荒在山間，風雪聲中到新年，
為了慶賀大勝利，一定要過個熱鬧年。
咱們大家齊動手，我拿上斧頭、我拿鐮，
松枝柏枝砍下來，紮一個彩門過新年！

甲：同志們，那邊樹枝稠，咱們過去砍吧！

乙、丙：好。多砍點，拿回去叫咱黃指導員看看，紮它一個大大的漂亮彩門！

秀文：（上唱倒三槓）走一山、又一山，看見帳篷在山間，
又聽得人聲說又笑，莫非志強在這邊？
（喊）同志，同志！你們是哪一部分啊？

甲：你找哪一部分？

秀文：我找太行山墾荒隊。

甲：這兒就是太行山青年墾荒隊。

秀文：不錯，就是找這兒。

乙：（對丙）看，找的多巧？

丙：（反駁）那會不巧，這山里就沒有別的單位嘛！

甲：你找誰呀？

秀文：黃志強同志。

甲：黃志強同志？

秀文：嗯，才從榮校來的。

甲：你——？

秀文：我是他家里的人。請你叫叫他！

乙、丙：（驚喜，小聲）嗯；嗯，那还用說……

甲：（瞪他們一眼，對秀文）請你少等一会，我們去請黃指導員來。（對乙、丙）走吧！（三人边走边談）

乙：這是咱指導員他啥哩？

丙：你沒听人家說，是他家里的人。八成是指導員的——

甲：可不敢胡說。

丙：怎么胡說？指導員天天念叨着他家里那一口子……

〔乙拉丙，丙回頭看看，伸伸舌頭，三人笑着，喊：“黃指導員！黃指導員！”下。〕

〔秀文非常激動地看望着。〕

伴唱：嗶風冒雪過大山，如今二人要見面，

秀文呀心里像鍋滾，又驚又喜上下翻！

秀文：（唱慢流水）狂風大雪擋不住我，獨木橋不能把我攔，

我心里只記得你臨別的話：“勝利歸來咱團圓”！

妹妹我今天把你見，心里的話兒要對你談；

從今后咱們永遠在一起，並肩工作齊向前！

〔內人聲：“黃指導員！快點、快點呀！”〕

〔笑聲。〕

秀文：哎呀！（唱二八）

人聲喊，我心意亂，志強哥就要到眼前。

千句話憋在我心里，見了他叫我怎樣談？

〔人聲更近。〕

〔幕內志強的喊聲：“秀文！秀文！真是你來了嗎？”〕

秀文：（向志強的聲音撲過去）志強哥……哥……

伴唱：王秀文，黃志強，夫妻見面在山崗。

革命的情意訴不盡，它比山高啊比水長！

〔在歌聲中閉幕。〕

排 演 說 明

這個戲，塑造了忠實於革命愛情的王秀文的鮮明形象，熱烈的歌頌了榮軍黃志強為和平而忘我的獻身於祖國大建設的崇高品质。這是一個優美的抒情的小歌舞劇，給人以清新的感覺。

演唱時，要正確的體會、表演王秀文的細致、複雜的思想感情。她對母親有着深厚的愛，對黃的心情有着深刻、細致的體貼。要把她表演得堅強、大方、誠懇、樂觀，要表演出她到榮校，到邊荒區將要會見黃的兩次不同心情來。老傳達員，是個忠厚、幽默有風趣的老人，志願軍荒隊員們也都具有不同性格。

前半部要有適當的舞蹈動作，以使前後格調統一。

這個戲也適於曲劇等戲劇形式演唱，也可用民歌演唱。伴唱部分未註明調門，可根據條件自行配調。

老 兩 口 (曲劇) 王敬石改編

本劇曾獲得1956年春河南省文化局“戲曲演唱創作評獎征稿”
戲劇改編二等獎。

時間：夏天。

地點：某農村。

人物：刘老婆——約五十六歲，新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

刘老漢的老伴。(婆)

刘老漢——約六十三歲，新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飼養員。(漢)

社主任——約三十歲，新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
(任)

老 王——約四十歲，新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飼養員。
(王)

双 印——男，十歲，少先隊員，老王的孩子。(印)

第 一 場

婆：(上唱銀紐絲帶垛)

正在房中把活干，猛聽得小豬餓的直叫喚。

手拿喂豬瓢，來在食缸前，

伸手掀開蓋，兩眼往里觀，

食缸露出底，扫打沒半碗，

只這點給豬充飢根本不沾弦。

提起老头子，叫我惱心間，
每當吃了飯，就往社里竄，
家中一切事，根本就不管，
一點不過問，全不在心間，
好像似家里活與他毫無關。

唉！俺那個死老头子呀！這幾天把家都看作是跟食堂一樣，飯一吃，嘴一擦，就跑社里去啦！依我看還不如把床也抬到社里，永不回來算啦。唉！自去年入社到現在年把子啦，家中里里外外一切事淨都是我一人辦，連個說句開心話的人也沒有。沒入社前每晚上我總是和俺老头子扯扯“鷄子下幾個蛋”哪，“豬娃吃得歡”呀……現在他可好，晚上回來，一張嘴就是什麼“小麥人工授粉”啦！什麼“根外施肥”啦。唉！這些新道道我那能答上腔呀。每遇着這種時候，我那心就好像掉在涼水盆里一樣，越想越難受。（看天）呀！天正晌午啦，缸里還沒一點水哩。嗯，去找他給我担挑水去。（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向邊幕走去）喲！双印，你跑這樣快弄啥？

印：（應着聲跑上）我去叫我爹回來担水做飯哩呀。

婆：我也是去叫您劉大伯，回來給我担挑水哩。

印：啊！咱一塊去吧！

婆：別慌，叫我把門鎖住。（走向拿鎖下）

印：（焦急地）唉呀，看她那個磨道勁，（向屋里）劉大娘我
先走啦……（跑下）

婆：（背一麻袋野菜上，唱洋調）

共產黨英明領導辦法強，領導咱全國人民把家當。
去年春俺莊成立了農業社，老漢我首先把名報上。
六十三歲我不服老，社里的一羣豬讓我飼養。

為節約我就把辦法想，每日里剝野菜給豬充腸。

身背着野菜我進村莊，路過自己大門旁。（欲下）

婆：（拿着鎖上，抬頭看見老漢）哎，你………你給我站住！

漢：（笑）嗨嗨……啥事？

婆：你做一晌活啦，也該拐到家里歇歇啦。

漢：不累，不累。我得急着回社喂豬去哩！

婆：（上前拉住）我看你晚一會兒回社，也不會把豬餓死。
（埋怨地）你就不愛惜點身體。（伸手摸麻袋）這里头裝的是啥東西？

漢：是我剛在地里剝的野菜，背回社喂豬哩。

婆：你就不會給咱那豬剝點。（笑）要不，這一袋就搬在咱家里吧，你看咱家能喂豬的東西都喂光啦。

漢：你咋不到地里剝呀？那地里還少嗎？

婆：我去地里剝也中，可家里沒人看門，鷄子下蛋丟了又咋辦？

漢：現在人人都有吃有穿，誰還儉咱？

婆：憑你咋說，我也不會和你一樣把家扔了呀。（用手奪布袋）把這留咱家吧？

漢：（推她一把）你叫我貪污嗎？我掙社里的勞動日，怎能給自己干活呀！（婆奪。漢無意中把老婆推倒）

婆：（一股怒火）你誠心讓豬餓死呀！你個死老头子，你現在有了社就不要家啦？

漢：（上前忙拉）哎呀！我真不是故意將你推倒。跌痛沒有？快起來吧！

婆：你現在心里一點也沒有我啦，你個老沒良心的啊！（擦淚）

漢：快起來吧，叫外人看見多笑話。我也不是特意推你的，還值得生这么大的氣。算了吧。坐這歇歇消消氣。

（唱詩篇）

你說我入社忘了家，我怎能不把家常挂心下，
這幾天咱社里忙春耕，活多顧不得轉回咱家，
你沒看咱門口的大柴禾垛，不入社怎能有这么大！
再看看咱屋里的糧食囤，光玉米就分了兩石七八；
黑雜糧足足三石整，分的紅薯足夠兩車拉，
一石八足夠咱兩用，剩下的三石賣給國家。
錢用不完咱存到銀行里，早晚有事取點零花。
今春若想添衣裳，扯點布送到店里去紮紮。
過罷十五閒着沒事，坐上車你只管去串親家。

婆：才從三個閨女家回來兩三個月，又說串親家哩。

漢：（接唱）像這樣好生活一生少見，都是共產黨領導偉大。

看看現在想想從前，咱全家無吃穿又無處安家！
為顧嘴咱給地主把活干，扛大活累死了咱的大娃！
想大娃你整天啼哭不止，氣的你平日裡半瘋半傻。

婆：咳！……（擦淚）

漢：（接唱）因家貧三個閨女早出嫁，留下咱老兩口苦守在家。

以往的苦日子不敢再想，一提起我心里就像刀扎！

婆：別再說從前的事好不好！（哭泣）

漢：（轉唱洋調）共產黨毛主席有辦法，為百姓解除痛苦人人誇。

又給咱指出了合作道路，同勞動同生產富裕大家。
當社員決不能掛個空牌，還應該以行動帶動大家。
愛護社鞏固社人人有責，決不能為自己忘了大家。

你好好想想咱倆一百多歲的人了，合作社就是咱的靠山哪！我看你別再生氣啦。

婆：社里的好處我咋能不知道哩，我可不是拉你的後腿，我是說你也……

漢：好了，好了，你快做飯吧。我到社里喂喂豬就回來。

婆：缸里沒一點水，你担挑水再走唄。

漢：那还用說。

王：（焦急地上，双印跟着跑上，見刘一把抓住）老刘哥，快！快！我就是找你的。

漢：啥事这么慌張？

王：哎呀！咱喂的老母豬出毛病啦！

漢：啊！（驚慌地）豬！豬咋啦？

王：我剛才到圈里看豬，誰知道那老母豬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我用木棒投牠几下，只听牠鼻子“嗒嗒”“嗒嗒”直喘氣，也不知得的啥病，你懂的多些，趕快去看看吧！

漢：啊呀！豬只怕是得了什麼緊病吧？走！走！（急下）

婆：秀她爹，秀她爹。

王：老嫂子，別叫啦。社里豬有病要緊哪！如果老母豬有個好歹，撇下那羣小豬娃咋办哩！印兒，你先回去告訴你娘，等會我就回去。（急下）

印：好。

婆：（在沉思地站着）唉……

印：大娘，你沒听我爹說豬有病啦。真的病死了，不都是咱們的損失嗎！大娘，咱兩抬水去吧。

婆：（無奈地）唉！抬水唄！（同下）

第二場

婆：（上、唱滿州）

我把飯做好，來到大街中。

妮她爹在社里沒回轉，想必是母豬的病未減輕。

老兩口過半輩，恩深情意重，

担心他年紀邁肯出毛病，累坏了老头子我咋不心疼？

怨我是个糊塗虫，不該与她把氣生。

老头子六十挂零忙的不消停，這頓飯不吃那可中——
飯已經做好啦，妮她爹還沒回來，八成老母豬的病害的不輕，我不如到社里去瞅瞅。

（接唱洋調）

順着大路往正東，心急走路像陣風。

正然邁步往前走……（遠方咳嗽聲）

忽听得前邊有人聲。

〔社主任從另一邊上。〕

噢！我當是誰？原來是主任哪。

任：老嫂子往哪去哩？

婆：到社里。

任：是找俺老劉哥哩不是？

婆：唉！真不枉您當主任，把俺心思都猜的透透的。就是找他的呀。

任：老嫂子呀！看你一會不見俺老劉哥，心里就急啦。真和人家說那“老來伴，老來伴，一天不見問三遍”還是您這老夫老妻親的難找。……你叫他有啥事呀？

婆：（埋怨地）飯都熟好大會兒啦，干等他也不回去吃！

任：啊！你是叫他回去吃飯哩？

婆：是啊，他不是在社里嗎？

任：不在。我對你說說吧，他剛進城去啦。

婆：進城去啦！啥事？還餓着肚子哩！

任：你听啊！（唱洋調）

咱社里老母猪得了急病，

婆：（夾白）我听說啦！

任：（接唱）躺在圈里不吃也不哼。

猪嘴上起白泡牙根紅腫，看样子像出花病可不輕！

我派他赶快城里去，去到那獸疫站問問医生。

婆：喲！他还没吃晌午飯哩，身上也沒有帶錢，可不——

任：不会餓着他的，你放心吧老嫂子，我給了他五塊錢哩。你回去吃飯吧！別等他啦。（笑下）

婆：（想）社就是自己的家，有了事咱們自己不辦誰辦呢！老母猪真死了那还不是社員們的損失嗎？那里頭還有我的一份呀，（沉思）城里离这里廿多里啥時才能回來呢？

（唱詩篇）

我老伴为治猪病把城進，那里用我瞎着急。

老母猪生病若有好歹，撇下那羣小猪“吭嚙嚙”“嚙嚙嚙”“吭吭嚙嚙”要奶吃可該咋办哩？

給猪治病是要緊事，老头子因公忘私應該的。

想起我老伴他說过的話，倒叫我老婆子紅了臉皮！

想想他來再想一下自己，我整天也不知咋想哩！

老猪小猪都是錢買，万一糟塌了后悔不及。

社里受損失人人有份，为社里多打算也是为自己。

如果社里样样都好，俺家也能跟着过富裕。

（自語）猪有病也不能放在那里硬等呀？先弄點啥“餐